

書叢小科百國中新

心様模子文學

著 地 陸

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

書叢小科百國中新

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
藏書章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

書叢小科百國中新

學文樣怎

著者

陸

地

發行者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上海聯合發行所

基本定價

三元六角

外埠酌加郵運費

出版期

一九五九年六月滬初版

印刷者

國光印書局

上海新大沽路元弄四號

印翻准不·有所權版

目 次

一 文學是什麼	(一)
二 閱讀為什麼要選擇	(九)
三 讀些什麼好	(三)
四 該怎樣讀	(三)
五 閱讀的方法	(七)
六 寫人	(三)
七 寫什麼樣的人	(四)
八 寫工農兵	(四九)

- 九 到工農兵中去.....(六〇)
- 一〇 搜集材料的辦法.....(七〇)
- 一一 表現的形式.....(七九)
- 一二 怎樣剪裁.....(八八)
- 一三 關於語言的運用.....(九七)
- 一四 先從那裏學寫起.....(一〇八)
- 一五 關於寫作上的集體學習問題.....(一一五)
- 一六 閱讀與寫作的關係.....(一一一)

一 文學是什麼

有幾位年輕朋友同我談，說是他們都挺喜歡文學。過去讀過一些『文學概論』之類，裏邊講到又是古典主義，又是浪漫主義，現實主義……一大串。他們那些個主義對於文學的看法和主張到底是怎樣？究竟是那一種說法才正確？希望我給他們講。並且叫我以後給講些關於文學上的閱讀和寫作的常識。

我想，要把文學上幾個大派別分開來講清楚，那是一下子講不完的。

不過爲着幫助大家對文學的看法有個正確的概念，在這裏就先把各種文學

派別的主張稍爲提一提，然後我們就把閱讀和寫作的一些問題，一個一個分開來談。

現在，我們就來看看文學上幾個派別對文學藝術的看法是怎麼的吧，他們各派有各派的看法和主張，都不一樣的。下面就是他們的說法：

雅典的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詩學上就說是：『藝術就是模仿』。意思是說，凡作爲藝術作品的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戲曲，都是仿照着自然的形態模寫下來的。

浪漫派却認爲：藝術必須超越在現實生活之上，它和物質、自然，保持着相當的距離。主張不要真實地模寫着實實在在的生活，而是創造出奇異的幻想世界。

頹廢派的詩人波特萊爾說：『詩在詩自身以外，毫無目的，……除了爲着作詩的快樂而作詩之外，決沒有真詩。』另外，他是將醜惡黑暗當作美感來表現的。他的詩集惡之華就是表現了他的特徵。

英國的唯美派代表者王爾德說：『這個世界，是由「歌唱的人」替「夢想的人」所造成的。』他主張：藝術的目的只有藝術，美只有美。即所謂爲藝術而藝術。他說：『藝術不是人生的鏡，而人生才是藝術之鏡。』以爲人是模仿藝術而生活的。他還引用了一個例子，說是現在英國人都知道倫敦有霧，但是他們不是因爲現實裏有霧而知道霧的，而是因爲有了詩人和畫家把霧寫出來了，人們才認識了霧的美。

日本的廚川白村的意見認爲：『文學是苦悶的象徵』。把文學作品看

成是作家們苦悶的發洩，是感情的東西。

至於我們中國，古時候有一派文人是主張：『文以言志』；就是說，文章應該是抒寫感情。可是另一派人如韓愈之流，他跟這相反，主張『文以載道』；以爲文章應該宣傳孔聖人的道德思想，是講道理的東西。

章太炎的見解，却以爲：凡是白紙上寫的黑字都叫做文章。

一九三二年有一部份人如杜衡之輩，他們提倡：『文藝自由論』、『永久人性』、『自由的靈魂』、自命爲『第三種人』。意思是說，他們既然不是右翼的反動派，也不屬於左翼的進步作家聯盟。他們也主張『爲藝術而藝術』，不過問政治。可是後來到抗戰期中，杜衡却在香港做了漢奸，參加了汪精衛的『政治』了。

其實，上邊那些說法，除了亞里士多德講的基本上還正確而外，其餘的都是：有的歪曲了真實，有的顛倒了因果，有的貌似而實非。原因是由於各個時代的思想不同，作家們各人的階級立場的不同，影響着他們對世界，對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樣，反映在文學思想當然就有了差別。這點留在後面再另外作詳細的談吧。

現在我們來談談正確的說法：

談到正確的說法上，使我記起了好些個現實主義的理論家、批評家、詩人、革命領袖的話來了。十九世紀俄國有一位卓越的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，他指出：『不是生活按着文學的標準而前進，而是文學適應生活的方向而改變。』趕到後來，普列哈諾夫也認爲：『文學是人類的感情

和思想的表現。」就是說：一個作家是根據着周圍的環境生活影響，而在自己的內心引起他所經驗的感情和思想，然後用一定的人物和故事（形象）把這種感情和思想表現出來，就是文學。

這是說，文學藝術是人生的鏡子。是倫敦先有霧，詩人和畫家看到了，感覺到了，才能把霧繪寫出來。文學藝術一方面是抒寫感情，同樣也表現着一定的思想。不僅是消極地反映着客觀現實生活，主要的應該是積極地指導着現實的前進。這點，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日丹諾夫說：「文學藝術除了使讀者認識人生以外，還教導讀者正確地去評判這樣或那樣的社會現象。」

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也說過：「革命的小說戲

劇電影等類，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，幫助羣衆推動歷史的前進。』

講到這，也許有人要問：『哲學家不也是教人認識人生，教導人去評判社會嗎？它和文學又有什麼區別呢？』

區別是有的：哲學家是借着理論的推理來發表他的意見，文學家却拿人物和故事來表現他的思想。前者是抽象的、概念的，後者是形象的、具體的。

比如，同樣是批判蔣管區的社會制度不合理，黑暗而腐敗，同樣是揭露着蔣介石特務政策的兇惡，摧殘青年，高崇民、閻寶航、羅淑章等先生是用的口頭演講對我們講道理；可是茅盾却寫了小說腐蝕和劇本清明前

後。在腐蝕裏，刻劃了趙惠明、小昭、陳主任和小容；在清明前後寫出林永清、嚴幹臣等人物和故事。這區別就是：茅盾寫的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演講稿。

文學作品的靈魂（特質）就是形象性和典型。倘若缺乏這些因素，那就等於秋林公司櫥櫃裏的臘美人，光是空架子，沒有血肉。

至於說，怎樣去分辨文學作品的好或壞，進步還是反動？那就關乎閱讀（欣賞）上的問題了。下一回咱們就開始談它吧。

二 閱讀爲什麼要選擇

談到閱讀方面，我們就很容易想到中國有兩句古話：『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』。換成普通的話講，就是說：書本裏頭都有黃金，有玉一般美貌的女郎，讀書的人都會得到好處。事實是不是這樣呢？那就不一定了。

那末，怎麼看法才合適呢？在這裏，我想起『精神食糧』的說法。現在一般人都把書本、音樂、電影、和戲劇叫做『精神食糧』。這是很明顯了。人們吃東西是爲了增長血肉，讀文學作品當然是一方面幫助自己認識

到悲喜交織的人生，看到光明與黑暗搏鬥的圖景，從此抉擇生活的態度和一生奮鬥的目標；另一方面可以從作品中學習寫作的技術，增加文學的滋養。可是也正如吃東西一樣，倘不加以選擇，飲食時候不注意消化，大吃大喝，那是會敗壞胃口，損害健康。閱讀文學作品，如果不批判不挑選，那末，其結果，也會把思想弄糊塗，成了睜眼瞎子，迷失了人生的道路。

說到這兒，我記起一個外國的故事：西班牙有一個作家叫做塞萬提斯，他寫了一部書叫做堂·吉訶德。那書裏頭，寫的是：十七世紀的一個讀書人，他非常喜歡文學。他有一間樓房全是裝滿了描寫中世紀的騎士生活的小說。他日日夜夜不知厭倦，毫無批判地閱讀着，盲目地接受了那些思想和感情。他逐漸地從現實裏離開，忘却他所生活着的時代正是十七世

紀商業資本主義已經抬頭。而還一味地沉溺在狹窄的書齋裏，陶醉和響往於小說中的，三四百年以前的封建制度的騎士生活。最終，他騎了一匹瘦馬，帶了一個跟班，學了騎士那一套，到處去實行他的騎士式的打抱不平，除暴安良的『英雄』行動了。由於他看不清時代，不了解現實，所以把旅館當作城堡，把風磨當成了巨人，對它們亂打一陣。結果，鬧了好些笑話，吃了不少苦頭，狼狽回來，不久就死了。

從這個故事裏，我們應該得到教訓，他這種盲目地，毫無批判的讀書而終至招來悲劇的命運，正如說，假使我們今天讀紅樓夢而仿效賈寶玉，爲了超脫人生的苦惱而去當和尚，那當然是冤枉得很。

不過，天下也果真還有類似這種在思想上走着冤枉路的人，那就是我

們常常聽到被人叫着『書呆子』的人。他們讀了不少的書，可是等他一離開書本，走到現實的生活圈子裏來，他却顯得那樣『低能』了。主要是他們讀書沒有聯系到實際，所讀的東西，既不是反映着今天現實生活的事情，而自己又不能用今天的新眼光去批判。過去聽說有的小孩讀了江湖奇俠傳之類，曾經跑到深山去找神仙。這都是上面說的，讀書沒有選擇，不加批判的結果。

那末，會有人問了：

『選讀些什麼才好呢？』

是的，書太多了，到底那些才適合？那些才有益處？這是必須考慮的。等下一回談。